
宋代社會情境與茶詩之發展背景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ea Poetry

馬銘浩* · 陳毓欣** · 王皖佳***

MA Ming-Hao*, CHEN Yu-Hsin**, WANG Wan-Chia***

(摘要)

以詩作的題材來說，宋詩比唐詩更加開闊，宋代詩人將生活體驗融入詩作中，例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茶，順理成章的成為宋代詩人創作的元素。宋詩無形中記錄了宋代茶經濟消費的發展現象，透過以茶為題材的宋詩，可以窺探當時的生活型態，甚至能了解經濟文化的發展；反之，分析宋代茶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亦能了解茶如何影響當時文人的創作思維。

本文以宋代文人所作茶詩為主，採歷史考察法，探析宋代茶業發展與消費情境、茶政制度與權貴風尚等面向，以了解詩人在處理飲茶題材時的寫作特質、飲食觀等，其中亦擴及美學觀與哲學觀。

研究發現，宋人詩中不乏對茶葉經濟之相關描寫，包含描寫茶樓、茶店，描寫茶商出外經商，以及離鄉背井茶商與商婦之間的相思之苦等。同時，茶政制度、茶馬互市，以及貢茶的發展，亦反映出中央朝廷、貴族，對於茶經濟的影響力甚大。而這些都反映在能與同時與貴族、百姓交流的文人詩作中。

關鍵詞：五宋詩，茶詩，茶文化，宋代茶業經濟

(Abstract)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matter of poetry, Song poetry is more open than Tang poetry. Song Dynasty poets integrate life experience into poetry, such as tea, which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daily life, and logically becomes an element of Song Dynasty poetry. Song poetry virtually recorded the development of tea economic consump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Song poetry with tea as the theme, you can glimpse the life style at that time and even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ulture. On the contrary,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ea economy and cul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You can also understand how tea influenced the creative thinking of literati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ea poems written by Song Dynasty literati, and adopts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method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umption situation of the tea industry in the Song Dynasty. It also extends to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descriptions of the tea economy in the poems of the Song people, including descriptions of tea houses and tea shops, descriptions of tea merchants going abroad to do business, and the afflictions of acacia between tea merchants and lovers whom leave their ho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a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e tea-horse exchange market, and the tribute tea also reflect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court and the nobility on the tea economy. And these are reflected in the literary poems that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 nobles and the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Song poetry, tea poetry, tea culture, tea economy in Song Dynasty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

** 國家教育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

***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1. 引言

吉川幸次郎在《宋詩概說》曾喻：「唐詩如酒，富感性奔騰與興奮；宋詩似茶，予人知性之寧靜與喜悅[1]」。巧妙地點出唐詩與宋詩的區別，酒、茶皆為飲品，就像創作的載體皆為文字，文體皆為詩，但是飲酒與飲茶之後的效果卻大不相同，前者易使人情感奔騰高昂，後者則常令人靜心沉潛。吉川幸次郎更進一步探討宋詩的敘述性：「詩是宋代文學的主流，而且留下了巨量的作品。宋詩具有幾種特殊的性質。這些特性，不但在從前一千多年的中國詩史裡，很少而不普遍；而且與前代的唐詩，往往顯得完全相反。概括地說，宋人不但把詩視為抒情或流露情感的場所，同時也把詩當作傳達理智的地方[2]。」

相較於唐詩，宋詩被認為是集情感之沉澱，有明顯的敘述性、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富於社會意識與哲學思考、揚棄悲哀的人生觀等傾向或特色。沉穩地展現出詩人所寄寓的各種主題與內容。隨著宋代詩人觀察眼光的遞移，也呈現出日常化的趨向：「宋人的眼光在注視外在世界時，如在前節所說，並不局限於能給特別印象的事物。事實上，他們對極不特殊的事物也產生了莫大的興趣。一言以蔽之，就是對日常生活的注意觀察。譬如說，從前詩人加以忽略或視而不見的日常瑣務，或者，雖非故意忽略，只因為司空見慣，被認為過於普通平常而不能入詩的身邊雜事，宋人卻大量地積極地用做作詩的題材。結果，要是與從前的詩作一比較，宋詩就顯得更加接近日常的生活[3]。」與唐詩相比，宋詩的題材更加開闊，隨著詩人生活的體驗，各種創作素材大量且自由地進入詩作中，此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飲茶，順理成章也成為宋代詩人創作的元素。貼近生活的宋詩使得詩作本身更加具有社會意義，因為詩人除了書寫個人生活經驗，隨著宦遊、交際、遷徙，也將個人對社會的觀察，寫入詩中，使得宋詩在詩史上的意義更加豐富。

其中一項重要的日常關注點就在於商品經濟與大眾飲食風上的變化，成為宋代社會發展十分重要的一環，城市經濟興起，庶民消費階層的市場需求日益提升，催生各項飲食服務產業。研究者林鴻偉曾述：「宋代農業經濟作物化提供穩定貨源，而運輸專業化與食品加工業的進步，使得食品售價降低，進貨數量、項目一再增加，終促成宋代飲食的多元性，也成為宋代飲食文化的重要基礎[4]。」在諸多的消費產業當中，茶葉更為一項卓具代表性的產業，也正因為茶葉經濟的繁盛，使茶深入百姓生活，因此南宋俗諺有云：「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閒事、不宜累家[5]。」南宋吳自牧《夢梁錄》：「杭

州城內外，戶口浩繁，州府廣闊，遇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俱有鋪席買賣。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6]。」由此更加說明了，茶成為宋代百姓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此外，由於製茶的技術提升，更開始帶動茶葉加工的發展，茶葉作物的產銷與茶葉市場開展，從茶農、製茶、茶商、茶肆……從相關的專職服務業研究成果，諸如：李春棠〈從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經濟之發展〉[7]、呂維新〈宋代茶文化的發展和繁榮〉[8]、冷輯林、樂文華〈論兩宋都城的飲食市場〉[9]、王俊奇〈宋代的茶肆〉[10]、郭丹英〈宋代的茶館〉[11]、成蔭〈北宋開封飲食服務業述論〉[12]、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13]、劉清榮〈宋代茶館述論〉[14]、陶德臣〈宋代茶館茶葉消費的特點分析〉[15]……等篇，可以發現宋代茶產業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產業鏈。其中南宋的茶坊堪為一項代表。

本文擬就社會情境探討影響宋代飲茶詩形成之相關因素，分別探析茶業發展與消費情境、茶政制度與權貴風尚、茶書之創作主題與傳播等四個面向。以宋代文人所作茶詩為主，輔以古籍文獻中與飲茶文化、飲茶書寫相關者。探討其中的飲茶文化議題，以及詩人在處理飲茶題材時的寫作特質、飲食觀等，其中亦擴及美學觀與哲學觀。宋代文人所作茶詩者，宋代詩作相關輯本繁多，各個專家選集之編選出版者眾，其中以1991—1998年傅璇琮等主編，北京大學出版之《全宋詩》最為詳盡，因此本文選擇以其為主要文本，兼參考詩人個別詩文集與後人之校注選本等，諸如：《歐陽脩詩文集校箋》[16]、《蘇軾詩集》[17]、《劍南詩稿校注》[18]、《山谷詩集注》[19]等等。採歷史考察法：從文本外部切入，以宋代的文化、社會、經濟、政治情境，及詩人的品飲經驗、所接受的傳統文化觀念，從而建立可做為詮釋直接文本意義之基礎的歷史語境。比對宋代茶詩中的文化傳統，與其他茶書、筆記、類書文獻中各類型之典籍與文化的異同，以更多元豐富的觀點解讀宋代茶詩。

2. 宋詩與茶產業之消費情境

宋代的農業興盛，技術的改良使得農業產量大有提升，開創了繁榮的農產商品經濟。李埏提到：「由唐至宋，商品經濟的發展，相對而言，是較為顯著的。其所以顯著是因為商品生產有了更寬闊的基礎，商品流通有了更廣闊的市場[20]。」朱自振、沈漢《中國茶酒文化史》中曾述：「茶類生產的改制，必然連帶影響到飲茶風俗和習慣，飲茶風習的變革，直接又影響茶具的革新等等。所以，宋元是我國茶業和茶葉文化發展上的承先啟後階段。我國上古的茶業和茶葉文化，正式通過宋代

的一項項改革、發展，而由明清而走上近代的；如果沒有宋代茶業的改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的茶業和茶葉文化[21]。」實際上宋代的茶業改制，本為器物層面的技術改善，進而影響了文化制度、精神層面的發展，帶動了新的消費型態，提供社會大眾更多元的飲茶經驗，從這些經驗當中，作者能夠將自己的感受寄託於詩作，用以分享心得、傳遞技術、贈答友人，而不同的讀者群，也因為有充分的飲茶經驗，更增加了文學閱讀的前理解基礎，因此影響宋代茶詩與茶文學的生成。

2.1 宋代茶產業之消費情境

產業的轉型也帶動城市經濟的興起，諸如宋代的茶坊種類繁多，消費群已具分眾現象，依據不同的經營對象，提供適合的服務。以北宋汴京、南宋杭州尤盛，有：大茶坊、水茶坊、人情茶坊、說書茶坊等不同類型。耐得翁《都城紀勝·茶坊》曾提：「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在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搗茶，或賣鹽豉湯，夏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角，如酒肆間，正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多有都人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妓弟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為名，乞見錢物，謂之「靛茶」[22]。」

吳自牧《夢梁錄》中也曾提到，南宋杭州茶肆之盛況：「國子監前日紀家橋，監後日車橋，側日青龍橋，茶湯巷[23]。」「蓋杭城乃四方輻輳之地，即與外郡不同。所以客販往來，旁午於道，曾無虛日……城內外數十萬戶口，莫知其數，處處各有茶坊酒肆[24]。」杭州國子監附近設有茶湯巷，形成聚集經濟。城內數十萬戶，處處有茶肆的分布。不分晝夜，針對不同的市民階層，設計服務內容，產業也呈現多元化的現象，展開激烈的商業競爭。

3. 宋詩無形中記錄了宋代茶經濟消費的發展現象

由於茶產業的發展蓬勃，宋人將其寫入詩中的情況亦屢見不鮮，不乏對茶業經濟之相關描寫。不同於其他文獻聚焦對大都城茶坊的深入描寫，宋詩往往將在茶農、茶店、茶船……等作為陪襯背景，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無形中也為後世留下了許多文化視角，得以窺見當時與

茶相關的產業發展情況。諸如：林逋（967—1028）〈黃家莊〉：「野興幾多尋竹徑，風情些小上茶樓。[25]」、章甫（1045—1106）〈王夢得意久出遠歸惠詩次韻〉：「路長人困煎茶店，春去鶯啼賣酒家[26]。」、王洋（1087—1154）〈和黃朝請二首之二〉：「夜市鬻茶如訪舊，曉粧吹頰自爭新[27]。」談到夜市中的茶商、韓澆（1159—1224）〈十一日再贈器之〉：「浮家泛宅玉溪邊，小泊茶樓又過年[28]。」、戴復古（1167—？）〈臨江小泊〉：「艤舟楊柳下，一笑上茶樓[29]。」、許棐（？—1249）〈寄吳宜之〉：「湖邊茶店同誰坐，井畔柴扉欠我敲[30]。」。

描寫茶樓、茶店者如：董嗣杲〈過富池水軍寨前〉：「雷鼓茶船衆，風旗酒店稀[31]。」描寫特殊的茶船經濟。亦有描寫農村賣茶情景者，以陸游（1125—1210）為最：〈倚杖〉：「兒童拾筍籜，婦女賣茶芽[32]。」、〈幽居二首〉：「園丁刈霜稻，村女賣秋茶[32]。」、〈秋晚村舍雜詠二首〉：「園丁種冬菜，鄰女賣秋茶[34]。」、〈秋興四首〉：「鄰父築場收早稼，溪姑負籠賣秋茶[35]。」、〈春晴自雲門歸三山〉：「人賣山茶先穀雨，鴉隨墻祭過清明[36]。」。

此外，尚有蘇轍（1039—1112）〈上高息軒起亭二絕〉：「溪父起收罾下鯉，山翁起賣焙中茶[37]。」、蕭立之（1203—？）〈絕句四首〉：「一聲綠樹烏啼晝，睡起隔簾人賣茶[38]。」、方回（1227—1307）〈春晚雜興十二首之三〉：「賣茶猶說有微譏，蕨菜何為入市稀[39]。」、蕭灑〈亂定到邑〉：「濛濛野草自榮華，破屋夾茅人賣茶[40]。」不同於其他詩人將賣茶當作背景，范成大（1126—1193）〈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之一十五〉展現出另一種農村賣茶之情景，聚焦在行商買茶一事：「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買茶[41]。」描述茶商向茶農買茶之情景，先描述農村日常的自然寧靜，後以「雞飛過籬犬吠竇」劃破寂靜，點出行商的來到。此外，關於茶商的另外一種描寫，有時關注在長期外出經商之現象，諸如：岳珂（1183—1234）〈將發琵琶亭〉：「夫販浮梁茶，婦即空舟屋[42]。」與董嗣杲〈舟歸富池紀懷〉：「到岸茶商期又失，懷家尊客眼添昏[43]。」則是描寫茶商出外經商，離鄉背井商人與商婦之相思之苦。

4. 宋代茶政制度與權貴風尚

宋代茶政延續唐代，進行更嚴密的管控。設置茶官掌管，先後制訂法規，主要都是為了將茶這項經濟作物，用以增加國庫所需，或換取戰馬。因時嬗變，先曾實行貼射法、通商法，後行交引，當中有茶引三說法、四說

法。宋初東南區茶之運銷，主要以禁榷法為原則，然又可分榷外與榷內兩種，對象與意義皆不同[44]。除此之外，宋代對茶葉之商業交易管控甚密，禁私買賣茶，因此中央對於茶葉市場的走向與價格具有很深的影響力。

4.1 宋代茶政

馬端臨《卷十八·徵榷考五》，記有「榷茶」。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至南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乾道初，川、秦八場馬額共九千餘匹，川馬五千匹，秦馬四千匹。淳熙以後，為額共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45]。」

榷茶制度為政府對茶葉所實施的課稅、管制、專賣措施，中國自唐朝以後開始確立制度。《新唐書·卷五四·志第四十四·食貨志四》記有德宗、穆宗至武宗之稅茶、榷茶：「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若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騰則市者稀，不可三也。』……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46]。」穆宗長慶元年（821年）因戰爭及興工，國庫損耗，鹽鐵使王播為圖寵幸，增加賦稅，徵取百分之五十的茶稅，李珣疏諫論三大理由反對增收茶稅：榷茶起於養兵之需，邊境無虞，當不可後斂傷民；若飲為人民日用所需，重稅必價增，將使人民經濟日益困窮；茶產量眾多，若使價格抬升，有行無市，破壞市場機制，進而影響國家經濟。杜佑《通典》記：「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47]。」可見唐代雖然曾增加茶稅，最後仍恢復「十分稅一」。

《宋史·食貨下六》也有相關記載：「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蠟茶[48]之禁又嚴於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繁，歲報刑關，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徵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荊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並本息計之，才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

弛禁便[49]。」

4.2 茶馬互市

茶馬互市，是中央朝廷與邊境民族以茶易馬之貿易行為，牽涉政治、經濟、外交與國家軍備等層面，影響深遠。中國自唐至清，皆有相關貿易制度，是在雙方互惠的前提下，達成的一種互市交易。

根據《宋史》記載，宋神宗熙寧（1068—1077）、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設立專管茶馬互市的「茶馬司」：「都大提舉茶馬司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馬於四夷，率以茶易之。慶產茶及市馬之處，官屬許自關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舊制，於原、渭、德順三郡市馬。熙寧七年，初復熙、河，經略使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其所嗜唯茶，而乏茶與之為市，請趣買茶司買之。』[50]」

西人有良馬，又嗜茶卻不得，宋代中央看準此特點，官購蜀茶，以茶易馬。《宋會要輯稿·職官》有云：「掌收摘山之利，以佐調度。凡市馬於蕃夷者，率以茶易之。凡產茶及市馬州郡官屬，得自辟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51]。」茶馬互市與宋代榷茶制度環環相扣，由於茶產的經濟價值甚高，而宋代戰爭頻仍，對於馬匹之需求日增，茶馬互市的建立，使得茶葉必須更有效地被官方採購或以貢制集中，成為左右國力的一項重要經濟作物。

宋代茶政嚴格，然而實際情況卻不一定皆依照法定之型態，雖禁止私下買賣茶葉，尤其對於高品質的蠟茶格外嚴查，確仍無法抑止百姓趨利而行，鋌而走險的犯法。此外，茶法多變，茶稅繁重，也造成茶毒茶農之景況，破產逃匿者屢見不鮮，榷茶的龐大利益反而形成圖利大商，容易產生貪腐的結果。有利可圖的情況下，茶葉產量日益增加，直至官茶陳積過量，獲利無幾後，榷茶的利益不再可觀，茶葉市場才能真正趨於穩定。由此亦可見，宋代茶葉經濟實際上受到中央皇權左右，牽涉全國政商經濟。

宋代榷茶在見證唐代茶稅的增減，市場運作等歷史經驗中，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茶葉專賣體系。《宋史·食貨下五》記載：「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初，京城、建安、襄復州皆置務，後建安、襄復州務廢，京城務雖存，但會給交鈔往還，而不積茶貨。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

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臺、湖、常、衢、睦十二州；荊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岳、歸、峽七州，荊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輪租折稅。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悉送六樵務鬻之[52]。」宋代設有六樵處理樵茶事務，其中設有十三場官方茶園，採茶之民為園戶，先收受官方本錢，後負責種茶交付官方，此外若是願意還可以折稅茶抵稅，因此宋代中央能夠有效的大量集中收取茶產，一方面來自於官方茶場，一方面則是來自於以茶葉抵繳稅務，也造就了宋代江南、兩浙、荊湖、福建等地特產名茶之盛況。

4.3 貢茶引領風尚

此外，貢茶制度在宋代的重要性亦不可小覷。宋代貢茶制度延續唐代，發展出更精密的運作方式，官營貢茶始自吳興顧渚山，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設立貢茶院專製貢茶，德宗貞元五年（789）定貢茶為五等。貢茶一方面使於封建統治下具有強制力的茶產業，另一方面亦有民間獻茗之傳統。地方獻上茶葉，經過地方官吏認可，轉而上貢朝廷，成為一種名茶產生的途徑，使原先屬於地方性的茶產，聲名遠播。

蔡襄《茶錄》、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宋徽宗《大觀茶論》都曾提到宋茶貢制。除《茶錄》，蔡襄也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茶詩，其中〈北苑十詠〉，計出東門向北苑路、北苑、茶壘、採茶、造茶、試茶、御井、龍塘、鳳池、修貢亭等十條。紀錄自採掇時入山，至貢畢之感。其中〈茶壘〉、〈採茶〉、〈造茶〉三首詠御苑農事及焙製[53]。蔡襄有註「其年改造新茶十斤，尤極精好，被旨號為上品龍茶，仍歲貢之。」「龍鳳茶八片為一斤，上品龍茶每斤二十八片。」描述蔡襄改良御茶的焙製方式，新訂規範，製作出圓餅的龍茶，作為貢茶，並且得到皇廷喜愛，賜名為上品龍茶。一斤茶只能製作八片龍鳳茶餅，卻能製作二十八片上品龍茶，可見蔡襄改良的茶餅體積較小，卻仍然能夠維持生動的龍躍圖騰，在技術上，頗有精進。茶餅體積的改良，有助於茶葉的分賜、收藏以及碾試，更彰顯宋茶焙製技術精益求精的特質。

除了蔡襄，南宋熊蕃也曾著《宣和北苑貢茶錄》，並書〈御苑採茶歌十首〉[54]。

宋人品茶隨著不同歷史時間，有許多不同的茶葉名

品的流行，諸如：蒙頂茶、雙井茶、修仁茶、蜀茶……然而始終維持不變的就是對「早春新茶」的熱愛，其主因在於宋代製茶技術主要以蒸青法，希望萃取到最稚嫩的茶芽，製作出去除苦澀的珍貴茶品，其中又以北苑早茶為最。宋人重視新茶，受到「貢茶」影響極大，宋代最頂級的茶芽都用來製茶入貢，於是這種相逐爭新的潮流成完整個宋代品茗者所追求的集體目標。由此可見，宋代貢茶為朝廷所青睞，亦得名於天下，其中名茶、名品繁多，加上茶政法令管控嚴格，因此貢茶代起的市場效應更是不可小覷。只有優質的茶種加上精良的焙製，才能成就絕佳的貢茶，茶能入貢都是一種品質保證，藉由這種途徑，古代優質茶葉能夠快速名聞遐邇，這樣的產品名聲自然能夠帶來驚人的市場利益，貢茶由民間進入上層社會後，因為背後附帶的高經濟價值，造成了經濟政權干預茶葉的主因，因此貢茶的產製實際上關係著整個茶葉市場的經濟體系運作。

整體而言，宋代透過稅制、貢制強化對於茶葉的管控，但是實際上這些法令並無法有效遏止茶葉的自由經濟，由於高額的經濟價值，帶動了更多願意鋌而走險的商業行為。其次，宋代茶經濟牽扯的並不單純是庶民日用層面，更牽涉到貪腐、苛政、苛稅、茶馬互市等政經、外交層面，牽引著國本。其三，由於茶葉的管控嚴格，加上貢茶數量繁盛，更使得名茶名品聲名遠播，引領著宋代飲茶的風尚與鑑賞觀念。

5. 結論

消費情境之改變，提供了宋代茶詩寫作、閱讀的共同經驗基礎。商品經濟與大眾飲食風尚的變化，是宋代社會發展的重要特徵。隨著城市經濟興起，庶民消費階層的市場需求日益提升。社會消費情境的改變，使得宋代的茶葉市場有了重大的轉變，茶葉成為一項不可或缺的經濟商品。宋代的茶產業改制，本為器物層面的農業、加工技術改善，卻進而影響文化制度、精神層面的發展，帶動了新的消費型態，提供社會大眾更多元的飲茶經驗。從這些廣泛的飲茶經驗當中，作者擷取個人特殊的飲茶感受與情境寄託於詩作，使得茶詩具有分享心得、傳遞技術、贈答友人等不同的寫作目的。另一方面，不同的讀者群，也因為有充分的飲茶經驗，成為文學閱讀的前理解基礎，在閱讀詩作時，有更多的機會與作者產生共鳴，影響宋代茶詩與茶文學的生成與解讀。

此外，由於製茶的技術提升，更開始帶動茶葉加工的發展，茶葉作物的產銷與茶葉市場開展。充沛的茶產量使得茶成為宋代百姓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影響層面也擴及從茶農、製茶、茶商、茶肆……等各級產業。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催生各項與茶相關之服務產業。其中又以北宋汴京與南宋杭州最為盛行；大茶坊、水茶坊、人情茶坊、說書茶坊等不同類型，種類繁多。依據不同的經營對象，消費群已具分眾現象，提供不同階層相應的服務內容。

宋代茶政與權貴提倡之飲茶風氣，帶動了整個宋代飲茶的主流，也影響著整個茶產的分配與茶葉市場的運作。宋代茶政延續唐代，在前代之基礎上，進行更嚴密的管控。設置茶官掌管，先後制訂法，主要都是為了將茶這項經濟作物，用以增加國庫所需，或是換取戰馬。宋代榷茶在見證唐代茶稅的增減，市場運作等歷史經驗中，建立了更加完善的茶葉專賣體系。宋代設有層層的機構處理榷茶事務，諸如：十三場官方茶園，採茶之民為園戶，運作方式為先收受官方本錢，後負責種茶交付官方，屬於官、農合作。此外，若是願意，茶農還可以以茶抵稅。嚴密的茶政與茶法使得宋代政權能夠有效的集中收取茶產，一方面來自於官方茶場，一方面則是來自於以茶葉抵繳稅務，而江南、兩浙、荊湖、福建等茶葉特產的入貢、榷茶，也促使宋代各地紛紛產生不同名茶，身價水漲船高。

宋代茶政因時嬗變，先曾實行貼射法、通商法，後行交引，當中有茶引三說法、四說法……等等諸多繁雜的法令。皆是為了嚴密管控茶葉市場，禁私買賣茶，也因此宋代政權對於茶葉市場的走向與價格具有很深的影響力。然而，宋代茶政雖然嚴格，實際情況卻未依照理想發展，縱使禁止私下買賣茶葉，確仍無法抑止百姓趨利而行，鋌而走險的犯法。此外，茶法多變，茶稅繁重，也造成荼毒茶農之景況，破產逃匿者屢見不鮮，榷茶的龐大利益反而形成圖利大商，容易產生貪腐的結果。有利可圖的情況下，茶葉產量日益增加，直至官茶陳積過量，獲利無幾後，榷茶的利益不再可觀，茶葉市場才能真正趨於穩定。由此亦可見，宋代茶葉經濟實際上受到中央皇權左右，牽涉全國政商經濟。

宋代貢茶制度延續唐代，發展出更精密的運作方式，為朝廷所青睞，亦得名於天下，其中名茶、名品繁多，加上茶政法令管控嚴格，因此貢茶代起的市場效應更是不可小覷。只有優質的茶種加上精良的焙製，才能成就絕佳的貢茶，茶能入貢自然都是一種品質保證，藉由這種途徑古代優質茶葉能夠快速名聞遐邇，這樣的產品名聲自然能夠帶來驚人的市場利益，貢茶由民間進入上層社會後，因為背後附帶的高經濟價值，造成了經濟政權干預茶葉的主因，因此貢茶的產製實際上關係著整個茶葉市場的經濟體系運作。茶馬互市與宋代榷茶制度環環相扣，由於茶產的經濟價值甚高，而宋代戰爭頻仍，對

於馬匹之需求日增，茶馬互市的建立，使得茶葉必須更有效地被官方採購或以貢制集中，成為左右國力的一項重要經濟作物。

整體而言，宋代透過稅制、貢制強化對於茶葉的管控，但是實際上這些法令並無法有效遏止茶葉的自由經濟，由於高額的經濟價值，帶動了更多願意鋌而走險的商業行為。其次，宋代茶經濟牽扯的並不單純是庶民日用層面，更牽涉到貪腐、苛政、苛稅、茶馬互市等政經、外交層面，牽引著國本。由於茶葉的管控嚴格，加上貢茶數量繁盛，更使得名茶名品聲名遠播，引領著宋代飲茶的風尚與鑑賞觀念，其中又以北苑貢茶之影響最甚。

在這種茶法管控嚴格之下，加上貢茶制度的影響，宋代文人成為名茶、觀茶的一個轉手的關鍵。文人能夠透過科舉取士，進入政治核心，得到獲得賜茶的機會，取得名貴的貢茶。也可能透過文人階層的人際交流活動，互相餽贈所得知名茶，這種情況之下，因為階級的優越性，詩人、文人較平民百姓有更多的機會品飲名茶，藉由寫作傳達出貢茶、名茶的優點，握有品飲鑑賞的發言權。另一方面，文人也能夠透過與僧人、百姓的交流，獲得山家野茶，有更多元的飲茶經驗，能夠比較出官焙茶與自焙茶的差異，將不同的飲茶體驗藉由詩作傳達給讀者。

文 獻

- [1]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9。
- [2]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14。
- [3]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宋詩概說》（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43。
- [4] 林鴻偉：《北宋文人飲食觀流變》（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年），頁36。
- [5] 【宋】吳自牧撰：《夢梁錄·卷十九·四司六局筵會假貨》，收錄於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頁302。
- [6] 【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六·繁鋪》，收錄於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頁271。
- [7] 李春棠：〈從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經濟之發展〉，《湖南師院學報》，第3期，1984年，頁100-107。
- [8] 呂維新：〈宋代茶文化的發展和繁榮〉，《茶葉機械雜誌》，第3期，1995年，頁31-33。
- [9] 冷輯林、樂文華：〈論兩宋都城的飲食市場〉，《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1997年，頁111-116。
- [10] 王俊奇：〈宋代的茶肆〉，《文史雜誌》，第3期，1999年，頁78-79。
- [11] 郭丹英：〈宋代的茶館〉，《茶葉》，第3期，2001年，頁58-59。

- [12] 成蔭：〈北宋開封飲食服務業述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3年，頁127-133。
- [13] 楊永兵：〈試論宋代茶館的功能〉，《農業考古》，第2期，2004年，頁181-184、198。
- [14] 劉清榮：〈宋代茶館述論〉，《中州學刊》，第3期，2006年，頁189-192。
- [15] 陶德臣：〈宋代茶館茶葉消費的特點分析〉，《貴州茶葉》，第3期，2008年，頁21-24。
- [16] 【宋】歐陽脩撰，洪本健校箋：《：歐陽脩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17] 【宋】蘇軾撰，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2月）。
- [18] 【宋】陸游撰，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19] 【宋】黃庭堅撰，任淵、史容、史季溫注：《山谷詩集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
- [20]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收錄於《中國封建經濟史論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頁6-15。
- [21] 朱自振、沈漢撰：《中國茶酒文化史》（臺北：天津出版社，1995年），頁64-65。
- [22] 【宋】耐得翁撰：《都城紀勝·茶坊》，收錄於孟元老等撰：《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頁94-95。
- [23] 【宋】吳自牧撰：《夢梁錄·卷七·互可苗靈》，收錄於孟元老等撰：《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頁185。
- [24] 【宋】吳自牧撰：《夢梁錄·卷七·囊》，收錄於孟元老等撰：《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臺北：大立出版社，1980年），頁239-241。
- [25] 【宋】林逋：〈黃家莊〉，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2冊，106卷，頁1215。
- [26] 【宋】章甫：〈王夢得意久出遠歸惠詩次韻〉，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47冊，2516卷，頁29079。
- [27] 【宋】王洋：〈和黃朝請二首之二〉，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30冊，1688卷，頁18973。
- [28] 【宋】韓維：〈十一日再贈器之〉，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52冊，2763卷，頁32630。
- [29] 【宋】戴復古：〈臨江小泊〉，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54冊，2815卷，頁33514。
- [30] 【宋】許棐：〈寄吳宜之〉，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59冊，3089卷，頁36849。
- [31] 【宋】董嗣杲：〈過富池水軍寨前〉，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68冊，3567卷，頁42633。
- [32] 【宋】陸游：〈倚杖〉，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40冊，2185卷，頁24904。
- [33] 【宋】陸游：〈幽居二首〉其二，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40冊，2184卷，頁24884。
- [34] 【宋】陸游：〈秋晚村舍雜詠二首〉其一，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40冊，2200卷，頁25151。
- [35] 【宋】陸游：〈秋興四首之四〉，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41冊，2236卷，頁25697。
- [36] 【宋】陸游：〈春晴自雲門歸三山〉，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40冊，2191，頁25014。
- [37] 【宋】蘇轍：〈上高息軒起亭二絕〉，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15冊，860卷，頁9989。
- [38] 【宋】蕭立之：〈絕句四首〉其三，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62冊，3286卷，頁39166。
- [39] 【宋】方回：〈春晚雜興十二首之三〉，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66冊，3486卷，頁41518。
- [40] 【宋】蕭蕭：〈亂定到邑〉，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62冊，3254卷，頁38825。
- [41] 【宋】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之一十五〉，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41冊，2268卷26002頁。
- [42] 【宋】岳珂：〈將發琵琶亭〉，【清】陳焯編：《宋元詩會·卷四十九》，收錄於《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電子版）。
- [43] 【宋】董嗣杲：〈舟歸富池紀懷〉，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68冊，3568卷，頁42647。
- [44] 朱重聖：《北宋茶之生產與經營》（臺北：學生書局，1985年），頁281、282、288、291。
- [45] 【清】乾隆官修：《十通·續通典（全一冊）·卷十五·食貨十五·權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典）1197。
- [46] 【宋】歐陽脩、宋祁合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志第四十四·食貨志四》（臺北：鼎文書局，1989），第2冊，54卷，頁1382。
- [47] 【唐】杜佑：《通典·食貨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1983-1986年），603冊，11卷，頁397。
- [48] 蠟茶指一種產於福建的餅茶。據說茶葉沖泡後，有如蠟的乳狀物浮於茶面上，故稱為「蠟茶」。
- [49] 【元】脫脫：《宋史·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貨志下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84卷，頁2181。
- [50] 【元】脫脫：《宋史·第一百二十·職官志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67卷，頁1927。
- [51] 【清】徐松等輯：《宋會要輯稿·職官》（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8年），四三之四七。
- [52] 【元】脫脫：《宋史·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貨志下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183卷，頁2173。
- [53] 【宋】蔡襄：〈北苑十詠·茶壘〉，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

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7冊，386卷，頁4763。

- [54] 【宋】熊蕃：〈御苑採茶歌十首〉，收錄於傅璇琮主編：《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998年)，第35冊，1983卷，頁22242。

〈作者略歷〉

馬銘浩

1985年東海大學畢業，1990年文化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畢業。1996年淡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畢業，獲博士(文學)學位。現在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擔任副教授。

陳毓欣

2004年淡江大學畢業，2007年淡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研究科碩士畢業。2016年淡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畢業，獲博士(文學)學位。現在臺灣國家教育研究院博士後研究人員。

王皖佳

2008年政治大學畢業，2011年淡江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畢業。2016年臺北市立大學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博士畢業，獲博士(文學)學位。現在臺灣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擔任助理教授。